

誰啟發了古希臘雕塑？一場橫跨地中海的藝術傳承

馬藤萍

走進希臘德爾菲考古學博物館博物館 (Delphi Archaeological Museum) (圖一)，映入眼簾的古希臘雕塑 (Ancient Greek sculpture)，那栩栩如生的肌肉線條與挺拔優雅的人物姿態，冰冷的石頭彷彿也有了生命溫度，展現古代藝術家的卓越技藝。

但細想一下，擅於展現人體裸露之美的古希臘藝術，其創作風格的源頭究竟為何？回顧更之前的愛琴海藝術 (Aegean art)，抑或對比同時代的古埃及藝術 (Art of ancient Egypt)、美索不達米亞藝術 (Art of Mesopotamia)、乃至於印度河流域文明藝術 (Art of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古希臘藝術都格外地獨樹一幟。那麼，古希臘人的藝術觀究竟是全然自成一派，還是背後另有不為人知的啟發來源？



跨文化的啟蒙

事實上，古希臘人深受遠在地中海另一端的古埃及文化所影響。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c. 484 – 425 BC) 曾說過「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從埃及傳到希臘的」，甚至連古希臘的一些習俗和祭儀活動，也被他認為是借鑑了埃及的做法¹。

兩地之間的密切接觸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多重契機，包含了貿易、僱傭兵服務、學術交流和政治征服等。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交流，是在西元前七世紀左右，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的法老普薩美提克一世 (Psamtik I, c. 664 – 610 BC.)，為了抵禦亞述人的入侵，招募了勇猛善戰的希臘僱傭兵來加強軍事力量。作為回報，法老允許希臘人在其境內的瑙克拉提斯 (Naukratis) 永久定居。該城市也就此變成兩個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

由於古埃及文化比古希臘文化早出現了一千多年，致使在兩者接觸之時，前者已高度發展的藝術與知識成就，成為了希臘人學習與借鑑的絕佳對象，對後者的文化發展產生

圖一：德爾菲考古學博物館博物館內部一隅。圖片來源：wikipedia。

了深遠影響。尤其在那個時代，與今日隨處可見的藝術資源相比，古代人的生活中幾乎無法接觸到足以參考的圖像創作。所以，即便雙方文化存在巨大差異，古希臘人也沒有太多選擇，只能在現有的資源中吸取古埃及的藝術成就，再以此為基礎逐步進行改良與發展。

可以說，這種過程不僅是文化交流的結果，更是時代背景下的必然選擇。然而，古希臘人在繼承古埃及文化元素的同時，仍是漸漸融入了自己的創意與需求，最終創造出獨具特色的古希臘雕塑，成為後來西方藝術的奠基石。

神性 vs. 人性

任何一個對古埃及和古希臘略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兩文化最明顯的差異即是對「神」的理解與詮釋。古埃及藝術中的神祇具有神聖形象，比凡人崇高，所以我們不會在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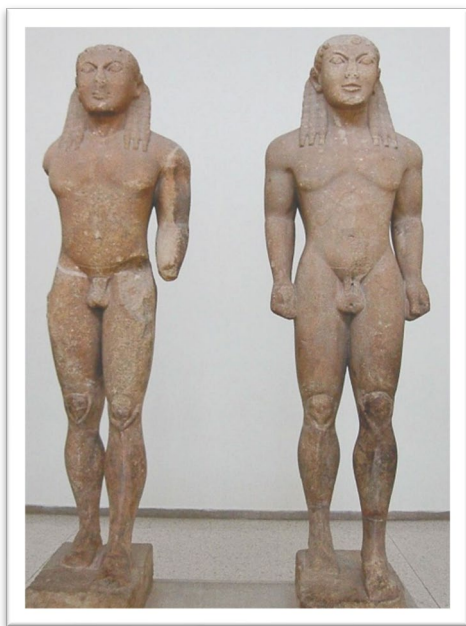
埃及藝術中看到裸體；且祂們通常也非純粹的人類形態，而是人與動物特徵的結合。甚至為了凸顯諸神與法老的不凡之身，在繪畫或雕刻時亦遵循非自然比例——被誇張地放大。古埃及藝術並不追求真實感，而更重視象徵意涵。

但到了地中海另一端的古希臘城邦，他們則直接以「人」的形象來代表神。在古希臘人的觀念裡，沒有比人更完美的形體了，所以神只能是人的模樣。而為了完整展示人體之美，裸體便是最直接的呈現。當然，這種價值觀與他們對神祇的人性化特質、以及對人體理想化的理解密切相關，方塑造了獨特的古希臘美學。

因此，在古希臘早期、亦被稱作古風時期（Archaic Greece, c.800 – 480 BC）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裸體雕塑展現了經過吸收與轉化後的古埃及藝術特色。圖

二的《克琉比斯和比同》（Kleobis and Biton）便是經典案例，其體現了古埃及藝術風格對古希臘裸體雕塑的影響：這對雕塑呈現出僵直而對稱的靜態站姿，手臂緊貼身體，整體構圖注重

左起圖二：《克琉比斯和比同》雕塑組合，現藏於德爾菲考古學博物館。圖片來源：wikipedia；圖三：《比雷埃夫斯的阿波羅》。圖片來源：wikipedia。



穩定性與形式感，明顯借鑒了古埃及雕塑的特徵。但同時，我們注意到藝術家仍在細節上加入了自己的見解，例如強調肌肉線條、微調人體比例，乃至於突破性地採用了裸體形式。

接著，我們來看圖三，展示於德爾菲考古學博物館內的另一座《比雷埃夫斯的阿波羅》

（Piraeus Apollo），也是極具代表性的早期古希臘雕塑。首先，它同樣承襲了古埃及的雕塑結構，但在肌肉細節、臉部表情、甚至動作表現的處理上，則是古希臘人對人體美學的探索，生動地展示了古希臘雕塑在古埃及藝術的象徵性與自然主義表現之間的過渡。再者，《比雷埃夫斯的阿波羅》的特殊之處還在於其材質。在古風時期，雕塑的主要素材仍是大理石或石灰岩，青銅鑄像因技術和製作條件的限制而較為罕見。這座保存良好的青銅雕塑不僅是古風時期的重要之作，亦見證了古希臘雕塑在技術與藝術表現上的突破與創新。

裸體與榮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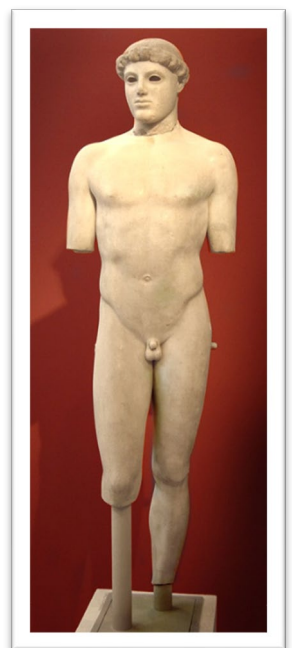
現實生活中，古希臘人也崇尚公開展示身體肌肉線條與美感。比如男性自幼便會集體接受嚴格的身體鍛鍊。鍛鍊的目的是讓男性擁有健美的體魄，為軍事和體育競技做好準備。特別是在斯巴達等城邦，身體的強壯直接關係到國家的軍事力量。就連蘇格拉底（Socrates, c. 470 – 399 BC）、柏拉圖（Plato, c. 429? – 348 BC）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c.

384 – 322 BC）等古希臘哲人，皆肯定擁有健美的身體，有助於心靈與智識的提升；而將其展露出來，則具有崇高道德和精神意義。於是歷經百餘年的學習，古希臘人的雕刻技術日漸成熟，能最大程度地展現身體曲線與動態之美，注入自己的風格。

談及圖四的《克雷提奧斯的少年》（Kritios Boy），便無法忽視其在古希臘雕塑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這座藏於希臘雅典衛城博物館（Acropolis Museum）的雕塑，一般被視為古希臘雕塑進入古典時期（Classical Greece, 5th – 4th century BC）的先聲之作。《克雷提奧斯的少年》以其革新性的「對立式平衡」（Contrapposto）姿態著稱，是目前已知首座運用這一技法的雕塑。我們可以看見人物的重量明顯放在左腿，右腿則輕鬆彎曲，打破了古風時期承襲古埃及風格的僵直對稱站姿。這種站姿賦予雕塑更強的動態感與真實感，充分展示了人體重心移動與肌肉張力的流暢表現。此外，雕塑的臉部線條也更為柔和，帶有初步的表情刻畫。

若說《克雷提奧斯的少年》只是稍微地動了一下，那麼我們

圖四：《克雷提奧斯的少年》。圖片來源：wikiped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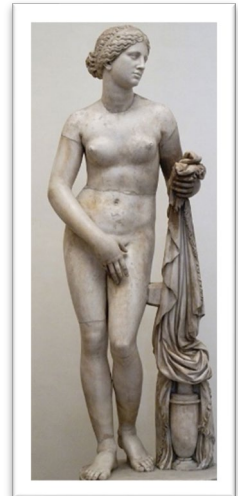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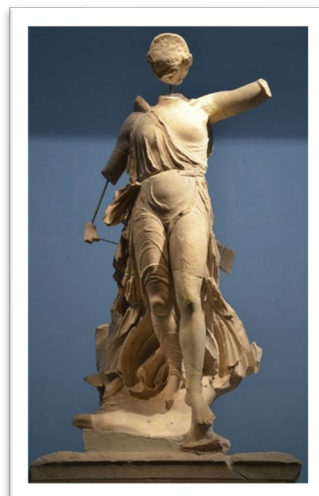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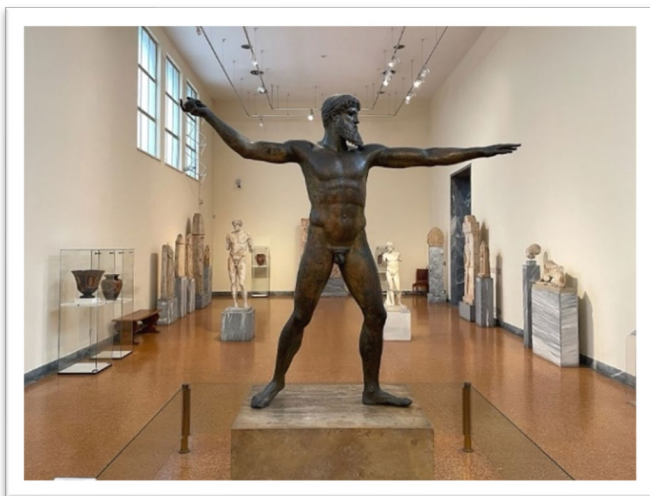
接著將目光看向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的鎮館之寶——《阿爾特米西昂青銅像》（Artemision Bronze），則是動作張力與藝術表現力的全面爆發。從圖五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同樣是邁入古典時期的作品，這座雕塑動作張力更加顯著：人物重心放在左腿，右腿微微抬起，雙臂張開，右臂向前，左臂與手指向後拉身，像是準備投擲武器。此外，雕塑的肌肉線條刻畫細膩而精準，從肩膀到四肢的動態延展自然流暢，反映了古希臘人對人體結構的深刻認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雕塑所使用的青銅材質，透過光線的反射，進一步增強了立體感與延展性，整體視覺效果更具有震撼，宛如一個瞬間被凝結於永恆的動作。

可惜的是，《阿爾特米西昂青銅像》的身分至今仍存在爭議。由於無法確認最初右手所持武器為何：若雕塑持有雷霆，便是宙斯（Zeus）投擲雷電的瞬間；但如果持有的是三

叉戟，則代表了海神波塞頓（Poseidon）準備發動攻擊。

然而，儘管男性裸體被賦予了力量、榮耀和英雄氣概等象徵意義，但女性裸體雕塑晚了約三百年才出現。在此之前，女性雕塑仍有衣物遮蔽。舉例來說，為紀念雅典在斯法克特里亞之戰（Battle of Sphacteria, 425 BC）中隊戰勝斯巴達，著名雕刻家 Paionius (fl. 5th century BC) 創作了《勝利女神》（Nike of Paionios）。從圖六中可以清楚看到，勝利女神（Nike）從天而降的瞬間，衣裙在風中飄揚，貼合身體，勾勒出女性的形體曲線。雖然雕像並未完全裸體，但透過細膩的雕刻技術，使雕塑充滿動態感。

直到西元前 4 世紀中期，古希臘女性裸體雕塑才真正問世。圖七的《克尼多斯的阿芙蘿黛蒂》（Aphrodite of Knidos），便是女性雕塑的首次突破。阿愛情女神芙蘿黛蒂（Aphrodite）全裸站立，一手拿著浴巾，一手



左起圖五：《阿爾特米西昂青銅像》；圖六：《勝利女神》；圖七：《克尼多斯的阿芙蘿黛蒂》。圖片來源皆為 wikipedia。

遮擋恥骨，姿態自然，展現了女性美的優雅與神秘。《克尼多斯的阿芙蘿黛蒂》原作由古希臘著名雕刻家 Praxiteles (c. 395 – 320 BC) 所創作，儘管原件已不存於世，但其形象透過後代的複製品流傳了下來。圖七展示的版本為義大利雕刻家 Ippolito Buzzi (1562 – 1634) 的複製品，延續了古希臘藝術的經典美學。

《勝利女神》與《克尼多斯的阿芙蘿黛蒂》共同標誌著古希臘雕塑從衣物遮蓋到裸體探索的演進過程。前者古希臘雕塑中女性形象表現的重要轉折點，雖然仍以衣物遮蓋，但已經為女性裸體雕塑的創作邁出了重要一步。直到《克尼多斯的阿芙蘿黛蒂》的出現，才真正開創了古希臘女性裸體雕塑的先河。隨後，女性裸體雕塑也逐漸成為古希臘藝術的重要主題，彰顯出藝術家對人體之美的全面理解與詮釋。

結語

沒有一種藝術風格會「憑空而來」。從早期吸收了愛琴海地區和鄰近文明的元素，到進入古典時期後對人體動態和自然主義的深入表現，最終在古希臘本土的人本思想驅動下，

發展出其獨特的裸露之美，更是古希臘人對神性、人性與理想和諧的哲學思考體現。古希臘雕塑沒有成為古埃及藝術的分支，而是漸漸形塑了屬於自己的模樣。透過裸體藝術，他們將人體形象轉化為力量與和諧的象徵，為後世的西方藝術奠定了審美基石。

參考資料

王瑞芸 (2023)。西方藝術三萬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Herodotus (1920). The Histori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odley, A.D., Book 2, Chapter 50-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llit, J. J. (1972). Art And Experience In Classical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lit, J. J. (1990). The Art of Ancient Greece: Sources and Docu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ivey, N. (1997). Understanding Greek Sculpture: Ancient Meanings, Modern Readings. Thames and Hudson.

(本文作者畢業於淡江大學法文系碩士班)

註釋：

1. Herodotus (1920). The Histori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odley, A.D., Book 2, Chapter 50-5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